

邱鳴皋 編著

舒岳祥年譜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邱鳴皋 編著

舒岳祥年譜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舒岳祥年譜 / 邱鳴皋編著. —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2. 10

ISBN 978-7-5325-6514-6

I. ①舒… II. ①邱… III. ①舒岳祥(1219~1298) — 年譜 IV. ①K825.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2)第 120523 號

舒岳祥年譜

邱鳴皋 編著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排版

江蘇啓東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7 插頁 5 字數 140,000

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300

ISBN 978-7-5325-6514-6

I·2592 定價: 26.00 元

如發生質量問題,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「誰於千載後，見我苦吟時」(代前言)

舒岳祥(1219—1298)字景薛(「」一字舜侯，又字東野，宋台州寧海(今屬浙江)人。居於閩風里，學者因稱閩風先生。南宋理宗寶祐四年(1256)進士，初授奉化尉，繼攝定海令，歷任幕職，官終承直郎。入元隱而不出，曾爲赤城書堂長，教授鄉里以終。

舒岳祥一生經歷了宋元兩個時期，歷時凡八十年，在宋六十年，在元二十年。在宋經歷了宋寧宗的後期六年(1219—1224)、宋理宗一朝四十年(1225—1264)、宋度宗一朝十年(1265—1274)、宋恭宗一朝僅一年多(1275—1276)、「丙子(德祐二年，1276)國難之後的宋末「行朝」，宋端宗與帝昀(1276年5月—1279)」「[皇恩]已經遠離了岳祥，而岳祥已處於元朝的統治之下。岳祥在元，經歷了元世祖忽必烈、元成宗鐵穆耳兩朝。在宋的六十年，正是南宋内外交困、逐至滅亡的時期：「內則政治腐敗，昏瞶無能，奸臣當道」，外則金與蒙元不斷進犯，王朝受着嚴重威脅，最後在元朝的強大軍事進攻下滅亡。舒岳祥處在這樣的政治大背景下，雖然有着「進士」的頭銜，却一直仕途失意，主要是在各地任幕職。岳祥在其詩《失題》中借寫雲的聚散爲自己作了總結：「我亦嘗出岫，不雨竟空歸。」(本文所引詩文，均見《嘉業堂叢書》本《閩風集》或樂貴明《四庫輯本別集拾遺》，行文

中不一一注出，只出詩文題目。）在元二十年，則歷經戰亂驚恐，身受元朝民族高壓政策迫害，而岳祥則始終堅守着宋遺民的立場，一直在困頓艱苦的生活漩渦中掙扎着。岳祥曾借梅子比喻他的一生：「春事已隨花事殘，東風急處省憑欄。枝頭青子生來苦，守得黃時也自酸。」（《三月十七日食梅子有感》）詠梅子，其實是詠自己，首二句寫亡國已不可挽救，末二句寫自己一生不遇。

舒岳祥在南宋遺民中，是屈指可數的大詩人之一，現存詩八百五十八首，文三十六篇，以詩著稱，在當時影響頗大，「浙河以東學詩者朝暮至」（戴表元《剡源集》卷九《國南仲詩後序》）。舒詩的內容相當豐富，主要表現為：抒寫遺民情懷；為宋元鼎革之際的離亂現實傳神寫照；心繫民生；敘述自己的不幸遭遇以及個人愛好、交遊活動等等。

抒發遺民情懷，是舒詩的大宗。這部分詩歌都寫在國亡家破之後，因此，詩的基調在悲憤乃至悲壯中又夾雜着憂傷苦痛之感。作為遺民的思想感情是極為複雜的，首先是秉持堅定的遺民意志。岳祥曾借菊言志：「此物秉堅正，未怕風霜欺。寧同此身槁，不與清香離。香性自流傳，更過梅花枝。」（《十月初五日重賦菊》）又與其同伴遺民共誓保此名節：「相期何止詩篇事，大節無虧誓飲冰。」（《周梅所携正仲再和借書韵見示，次韵報之》）「人生難自料，身後要名垂。」（《寄子堂》）「凍餓一生祇百歲，聲名須在後來傳。」（《次正仲別後見寄韵》）他不斷地回憶着在宋朝的舊事，尤其是在集英殿對策中進士之事：「曾對集英瞻袞冕，孤臣灑淚立東風。」（《牡丹》）「集英曾對三千字，也勝南山

孟浩然。」（《丹林有作》）他也懷念着「埋沒沙場隨塞草」的君主和「杳杳官車去不回」的無辜官人（詳《綠萼香梅十樹咸淳間自內園買歸，亂後尚存，對之感嘆》），至於宋承平時期的景象，亦時現腦海。凡此，皆使他頻生今昔之感，祇有默默流淚而已：「因思少年事，默默自沾巾。」（《十二月十三日曬藥有感》）「菜園羅帛燈千眼，說著承平暗斷魂。」（自注：「平江燈最盛，而菜園羅帛尤壯觀。」）（《元夕龜藏夜坐》）「兩都風景今何如？淚墮叢邊和露滴。」（《九日敏求與侄璋九萬載酒蓀墅……》）「我生初見錢塘春，歌舞西湖早已顰。如今不見湖山面，鳥歌似哭花爲塵。」（《近作對江牡丹吟……》）最後只有「江山有恨非吾土」（《無題》之一），「人物風流隨逝水，故都文憲沒蒼苔」（《寒食書懷》）的遺恨而已。南宋的滅亡，在岳祥心理上留下的陰影是慘重而又揮之不去的，這在他的詩中表現得淋漓盡致。南宋之亡，像是把岳祥的一腔熱血掃空了，他悲痛而迷惘：「故國山河成斷絕，孤臣江海自飄零。」（《新曆未頒，遺民感愴二首……》之二）其《雪村聞鶉》又云：「故國亡來身已非，千年猶訴不如歸。參天古木魂迷路，誰與黎侯賦式微。」他甚至想逃到海上華胥國去以避濁世。他在詩中寫道：「自遭兵禍後，已覺世緣空。安得飄然去，茅廬海上峰。」（《次韵答陳用之……》）「胸襟大悶書不讀，口吻微吟人未知。安得一蓑江海去，持螯作鱸卧鴟夷。」（《六月十一日山窻散愁》）他有一首詩題目就是《十一日夜月色淒淡，數酌竟醉，華胥國似可避世也》。他即使寫太平景象，也總是蒙上一層故國之悲，如其詩《山行》云：「今日新晴好，東風散麥鬚。山泉中琴瑟，巖鳥合笙箏。總是太平曲，何

勞擊壤圖。誰知花濺淚，杜老獨嗟吁。」作爲宋遺民，身處元朝民族高壓政策下，尤其是在江浙，所受統治更加嚴酷，有此悲涼憂傷情緒，是較爲普遍的，也是比較正常的。不過，在岳祥的思想深處，也有矛盾存在。他一方面對宋降元官員大加痛責，如《解梅嘲》所云：「更有橫金拖紫客，臨危不死穩藏身」，《伯夷》所云：「四海歸周莫不臣，首陽山下餓夫身。清風萬古何曾死，愧死當時食粟人。」以歷史寫現實，諷刺在宋危亡之際背宋降元諸臣。但另一方面，對其友人降元者，仍然視爲朋友而予以關懷，如謝堂、謝昌元等。在宋時，謝昌元曾以筇竹杖贈岳祥，謝堂則以銀酒杯相贈，并爲岳祥的升遷操心。滴水之恩，岳祥牢記不忘。《閩風集》中懷念二謝的詩，寫得頗動真情，如《哭謝尚書》中有「薊北非吾土，鄞江有舊廬。死生今已矣，出處竟何如」諸句，是爲悼謝昌元而作。當然，謝昌元在元朝也曾做過（或想做）好事，如謝枋得於至元二十六年（1289）絕食卒於大都，無以爲葬，謝昌元捐資助其歸葬（見《昭忠錄》），又曾參與謀救文天祥出獄（因留夢炎阻遏而未成，見《宋史·文天祥傳》）。謝堂在丙子國難時，爲宋祈請使北赴元都，被扣留，國亡而降元。對於江南「遺賢」被元朝徵召而擬命官職者，舒岳祥亦取寬容乃至支持的態度，如對袁桷之父袁洪，其詩《寄袁季源》有「公車行有召，毋久戀松蘿」句；他也支持陳用之北赴燕趙，其詩《送陳用之遠遊》有云：「君如生馬駒，騰踏不可羈。王良施轡勒，欲獻白玉墀。胸中二三策，和扁爲國醫。南士方用世，針砭貴適宜。腰間黃金印，季子何必歸。」蓋南方士子北赴求仕，在當時已不是個別現象。連文鳳《送人入北求仕》云：

「南方有奇士，湖海聲獵獵。功名志氣銳，不憚遠跋涉。春風一片紙，區區無所挾。持此欲取償，易於拾秋葉。何以贈君言，勉哉耘其業。」（《百正集》上）在岳祥來說，此類事情可能發生在他的晚年。「復國」的希望已經徹底破滅，元朝的統治差不多磨鈍了岳祥的棱角。這種變化，從其現存的散文中亦可洞悉。岳祥入元後所作散文，現存三十三篇，其中不用元朝年號只「書甲子」者十七篇，寫作時間主要集中在至元十五至十七年（1278—1280）、二十二年（1285）以後的僅四篇；不用元年號亦不書甲子者八篇；行文中偶爾涉及元年號者三篇（每篇僅一次）；落款用元年號者五篇，均在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）之後。（其中二十八年一篇，二十九年二篇，三十一年一篇，大德改元一篇。）而作於南宋者三篇，皆書年號，即使采用干支紀年，亦書年號。岳祥曾有詩《解梅嘲》云：「我是先朝前進士，賤無職守不得死。難學夷齊餓首陽，聊學陶潛書甲子。」他在元朝生活的最後幾年，沒有堅守住他於南宋新亡後立下的誓言，用了元朝的年號，但他宋遺民的政治立場沒有改變。或謂保初節易，保晚節難。當宋末賈似道專權，岳祥不為所用，不與同流合污，其「初節」可謂冰清玉潔；當宋元易鼎，江山換主，宋之官員，紛紛棄舊謀新，背主求榮，倒向元朝（王應麟稱之為「賣降者」），而岳祥隱潔以終，始終身穿漢族傳統的「深衣」，不從元朝的服制（二），至死也要「深衣斂形」（《聞鄆兵入仙居二首》之二），不以窮困潦倒變其節，故王應麟稱其「大節特立」，其「晚節」亦無可非議，這在其詩中有充分體現，此文已略述梗概如上。

爲宋元易鼎之際的亂離生活傳神寫照，是舒岳祥詩歌的又一主題。元滅南宋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殘酷的戰爭之一。元軍所攻之城，遇有敢抵抗者，城破之後，即予「屠城」，盡殺城中百姓，被屠之城無數。或云元軍統帥伯顏像宋曹彬那樣，滅江南不妄殺人。清趙翼《陔餘叢考》卷二十有《曹彬伯顏不妄殺人之非》予以駁斥，其中謂「伯顏之攻常州也，役城外居民運土填塹，土至并人築之，又殺民煎膏取油作炮，號『人油炮』，焚城上杈排。及城破，又盡屠之，惟七人伏橋坎得免。事見《續通鑑綱目》及府志。」這祇是舉屠常州一例。其實，元滅南宋，燒殺搶掠，無所不爲。這從當時親歷者舒岳祥詩文中可以得到證實。《停雲詩》序有云：「四海衣冠遭時艱虞，至於暴骨原草者多矣。予與正仲偷生巖谷……斯又不幸之幸歟！」詩中有「天地崩裂，干戈間阻」，「俯仰換世，昨夢蟻柯。故交零落，屈指無多」諸句。這還祇是概括描述。岳祥之所親歷，僅携家逃難而言，從宋德祐二年丙子（元至元十三年，1276）春夏間起，先後避兵逃至鴈蒼山、天台馬輿、兩至新昌縣之雪谿，又逃至天台山下之陳村，避地李山。是年十月，元軍入寧海，旋入尚義里，屯兵岳祥宅。十月初三，岳祥携家風雪中度平坑嶺入馬耳峰；十三日夜，又自中心畧徙獨山。次年，又逃至省坑存思庵（爲避兵亂，凡四至存思庵），出入童公、黃甘二嶺，等等。避兵逃難所親歷之苦，詩中多有言及，如《十月五日風》是寫至元十三年十月避兵陳村的情況：「……暮下陳村莊，夜投象原店。道邊人未眠，山曲燈微閃。時經兵火餘，驚問暗窺覘。……回思萬馬驚，心掉舌爲殭。恐恐如有追，味爽踏霜霰。橫山過西田，

惡風吹欲陷。蕭蕭三兩家，逋流已先占。憐我是官人，枯薪許分榛。時艱無沽戶，粗糲得充歉。我行僕忙追，趙坑石排劍。荒蹊陟崇岡，奔湍嚙深塹。……「元兵屠仙居，岳祥有詩《去年大兵入台，仙居幸免，今冬屠掠無噍類，衣冠婦女相隨俱北，聞而傷之，作俘婦詞》真實地記錄了那悲慘的一幕：「初謂無兵禍，那知酷至斯！相看不敢哭，有死未知期。兒向草間沒，夫隨劍口離。琵琶猶帶怨，況是作俘累。」又有《過字韵詩》……偶報北兵自甌閩回，驅男女牛羊萬計，入蛟湖深峻，出獨山，屯尚義，由童公嶺以北三日夜不休，聞之驚心。……」，詩題猶序，把「北兵」擄掠人口的暴行揭露無餘，岳祥在詩中沉痛地說：「川逝痛嶺遷，春深悲國破！」岳祥記載當時兵禍帶給人民苦難的詩篇還很多，如《丙子兵禍自有宇宙寧海所未見也》……《曉霜成花，日色淒淡，炙背南檐，記所聞見》、《記事》、《二十三日過良坑岡，東望滄海，隱隱見漁村有感，時避地者多浮海》云、《聞鄞兵入仙居二首》、《新曆未頒，遺民感愴二首》……《歸故園二首》、《夢歸》、《亂後復過西溪》等等。皆給當時的歷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，岳祥是在以詩存史，用詩的形式記錄了歷史，詩爲「詩史」，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人民的不幸，其中尤不幸者是婦女，這在岳祥詩中已有充分反映。不獨岳祥，時人記載此事者大有人在，如戴表元《行婦怨次李編校韵》（自注：丙子台州作）：「赤城巖邑今窮邊，路旁死者相枕眠。惟餘婦女收不殺，馬上娉婷多少年。蓬頭污面誰氏子，放聲獨哭哀聞天。傳聞門閭甚輝赫，誰家避匿山南巔。蒼黃失身遭惡辱，鳥畜羊糜驅入燕。……」此類掠奪，不獨台州，全國各地皆有之。時在

元軍中的王宥《歸婦吟》詩序云：「天馬浮江，兵強將銳，所征無敵，所掠無遺，俘戮之民，奚啻億萬。……夫劉氏者，吉之永豐人也。……」劉氏女被掠軍中，爲王宥救出放歸。見蔣子正《山房隨筆》。這個王宥是個有良心的軍人，身在元軍而未爲禽獸。元郝經詩《巴陵女子行并序》，記載「王師渡江」時「大帥拔都及萬戶解成等」，攻克岳州，「俘其遺民以歸」。其中有巴陵女子韓希孟，「誓不辱於兵」，留衣帶詩赴江死。又有《武昌詞三首并序》，言元軍攻宋時掠得三婦女，一爲金牛鎮婦人，一爲自稱梅溪主人張素英，一爲漢陽教授之妻，皆「義不受辱」而死。郝經亦在元軍中，此皆其親眼所見。《南村輟耕錄》卷二有《貞烈》條，記載至元十三年丙子元滅宋時掠奪婦女致死諸事，其中有「台之臨海民婦王氏，美姿容，被掠至師中」，跳崖而死。如此云云，不勝枚舉。其實，蒙元對宋的戰爭，從一開始就是以搶掠（人民、財產、乃至國家）爲目的，充滿了血腥味。僅以台明來說，在至元十三、十四兩年間，一度使這個富庶之區變得「百里無雞豚」乃至「千里無人煙」，這是舒岳祥的詩句，可能有所誇張，但人民生活和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，是個不爭的歷史事實。舒岳祥對此痛心疾首，在《罪言》中說：「……過殷墟兮麥漸漸，覽周原兮黍離離。……白骨兮成磧，膏肉兮成泥。……東溟之濱，相奪相攘。殺人填海，浩浩不盈。輪迴報復，此死彼生。天假手於王師，使盡殲於秦坑。痛臨淵而一吊，悲萬古之茫茫！」

心繫民生，是舒詩的另一主題。舒岳祥很了解農民對生活的期望。《田公姥詞》是寫農民祈求

「田公姥」賜福保佑的詩，有云：「田公姥，聽儂歌，看儂舞。使我倉有杭，使我庾有秣，使我困有黍，使我富牛羊，千斯忭兮百斯帖。田公姥，儂看芬芳兮儂酒滑滑，官稅既輸兮公役不煩。男不爲人驅，女不爲僮婦，讀書識字應門戶。」這裏寫出了農民的美好願望，也是岳祥對農民心理的一種理解。其《戲集鳥名而賦之》^(三)則集麥收時節諸鳥之鳴與農民生活相聯繫，表現了岳祥對農家生活十分熟悉。如「麥熟即快活，汝不食麥空饒舌。前時斗粟銀百星，(自注：錢楮不用，民間一色用銀，薄如紙而碎如星。)老農無銀色菜青。此鳥年年啄草子，今年草根救人死。鳥無所食饑奈何？見人食麥喜且歌。催人鍛磨尤殷勤，(自注：其音若云黃鍛銀磨。)前身恐是老農身。」這裏寫的是布谷鳥鳴，聲若「黃鍛銀磨」。麥收前農家有「鍛磨」的習俗，這裏則與老農生活相聯繫，寫出了荒年粟貴民貧，食草根救死，而至麥熟，又催鍛磨，以求豐收。再如寫「脫布袴」、「脫破袍」兩種鳥鳴時的農民生活：「脫布袴，村村雨滿田無路。平生不慣着新衣，兩腿泥深逐牛步。脫破袍，與郎裁衫兩髀高。田頭赫日曬額焦，脫衣掛樹踏枯棒。」詩中又寫了竹鷄之鳴、婆餅焦、畫眉、姑惡、大婦偷、煮菟汁、鶻突流、爺飯飯等鳥鳴，均與相應的農家生活相聯繫，自然貼切，這裏不再舉例。《春雪》^(四)則表現了岳祥對農民疾苦的同情。詩先寫臘雪，四白「下了四場雪」，繼寫初春又「五白六白」，使「農夫愁」：「麥苗凍熟鋤不得，菜心僵死何時抽！」農民祇得離家出逃，乃至轉死溝壑，空屋裏祇有「狐狸夜相聚」。詩人最後說：「嗚呼！狐狸有屋爾得居，室中居人今在無？或言白骨如白雪，雪亦有仁遮

白骨！」詩人對這種現實，顯然已是痛心疾首了。更爲重要的是，舒岳祥正面地、真實地寫出了農民所經受的誅求之苦。《促織嘆》云：「今夏蠶薄收，巧手閑刀尺。昨下急急符，三日立稅籍。篋中無餘絲，紅女淚雙滴。汝更催不休，使我不得息。」《十婦詞》^{〔五〕}表現的是農村從事各類勞作（詩中共寫了十種不同勞動）的婦女的生活圖景，深度地體現了岳祥對農村婦女苦難的同情。其九寫的是織布婦女的遭遇：「婦啼如此苦，吏奪一何豪。尺布不得著，長年空自勞。剥衣聊贖命，覆體不生毛。念欲全家去，乾坤何處逃！」《十村絕句》寫的是「苛政猛於虎」：「朝朝腰斧采荆榛，博米求鹽到海村。白虎當溪農不畏，祇愁暴吏打人門。」按元取於江南者，稅糧有秋稅、夏稅，秋稅輸糧米，夏稅輸木棉、布絹、絲綿等實物和銀鈔。據《元史·食貨志》記載，「江浙省歲入糧數：四百四十九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」，居全國各行省之首（全國歲入糧總數爲一千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七百八石）；夏稅鈔數，江浙行省五萬七千八百三十錠四十貫，亦居全國之首（全國總數爲一十四萬九千二百七十三錠三十三貫）。——這裏祇是提供一個參考數字，以見元對江南盤剝之嚴重程度。除稅糧之外，又有科差，「科差之名有二：曰絲料，曰包銀。其法各驗其戶之上下而科焉。」（《元史·食貨志》）這樣，地方官員的權限（特別是隨意性）就更大了。元朝廷曾多次因水旱災荒下詔減免有關地方的租稅，直到元成宗即位後才發現減租祇能有利於富室。《元史》卷十八載：「江浙行省臣言：『陛下即位之初，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。然江南與江北異，貧者佃富人之田，歲輸其租。今所蠲特及田主，其

佃民輸租如故。則是恩及富室，而不被於貧民也。」《元史》卷十七亦載：「納速刺滅里、忻都、王巨濟、黨比桑哥，恣爲不法，楮幣、銓選、鹽課、酒稅，無不更張變亂之，銜命江南理算者，皆嚴急輸期，民至嫁妻賣女，禍及親鄰。」同書卷十九又載：「江南宋時行兩稅法，自阿里海牙改爲門攤，增課錢至五十萬錠。」無疑更加重了對江南人民的盤剝。凡此，在岳祥詩中皆有所反映：《十二月初一醉歌》：「牧猪釀秫待誅求，賣田買鈔博性命。」《雪後喜晴和正仲近詩》：「火急輸官米，寒春連夜頻。」《樂神曲》：「巫公巫公告爾神，產穀不如多產銀。驢載馬馱車碌碌，免斫柘條行箠撲。」岳祥呼吁元統治者要「惜民力」，但「天地一病軀」，「元氣朘削餘」，「坐令豺虎橫，咬嚼爲膏腴。頑疾久不治，臟腑生蟲蛆」。對此，他大膽地放言表示：「願借大雷斧，礫此害物徒。八荒既清廓，萬古無憂虞！」（《放言》）對元代的高壓統治敢於如此「放言」，是難能可貴的，所表現的政治意識，更是難能可貴的。

以上，都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題材，舒岳祥能够準確而充實地寫入他的詩篇，從而使其詩具有了詩史的性質。承載這類題材的詩篇，主要是其古體詩。古體詩可以盡情揮灑，鋪陳事實，渲泄感情，「長歌之哀，過於痛哭」（明李東陽《麓堂詩話》）。

岳祥詩的再一主題是反映岳祥個人在這特定時代的不幸遭遇：生活的困頓潦倒，身無定址的奔波，由於種種壓抑而鬱結的內心痛苦，他的個人興趣如愛花、讀書、交遊等等。對此，有的在上文

已部分地涉及，或將在其他篇章中述及，不再於此一敘述。而這裏需要交待的，是舒岳祥的詩歌理論。

舒岳祥不是詩論家，但在他一生的詩歌創作實踐中，却有一種「理論」在支持和引導著他，這就是「杜詩精神」。杜甫經天寶之亂，身在喪亂之中，時事概見於詩。史稱其善陳時事，律切精深，至千古不衰，世號詩史。這給後世詩人立下楷模，形成杜詩精神。有著相似經歷的詩人，往往會繼承杜詩精神走向杜甫詩史之路。

宋季崇道學，卑藝文，而詩衰，是個不争的事實，葉適、周密、戴表元、袁桷對此皆有精辟論述。宋元易鼎，科舉既廢，知識分子乃轉而為詩，詩於是乎興。故錢謙益云：「宋之亡也，其詩稱盛。」《牧齋有學集》卷十八《胡致果詩序》舒岳祥對此亦有精準分析：「自京國傾覆，筆墨道絕，舉子無所用其巧，往往於極海之涯，窮山之巔，用其素所「習」對偶聲韻者，變為詩歌，聊以寫悲辛、叙危苦耳，非其志也。……方科舉盛行之時，士之資質秀敏者，皆自力於時文，幸取一第，則為身榮，為時用，自負遠甚。惟窘於筆下無以爭萬人之長者，乃自附於詩人之列，舉子蓋鄙之也。今科舉既廢，而前日所自負者，反求工於其所鄙，斯又可嘆也已。」（《跋王渠孫詩》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是：宋亡後，作為宋遺民的廣大知識分子，不僅轉而為詩，而且其詩大多走入杜甫一路。最傑出的是文天祥。文天祥早期詩歌頗受江湖派影響。德祐二年（1276）他起兵勤王之後，國家處於風雨飄搖之

中，其詩風大變，形成了雄渾豪邁的風格，表現了熾熱的愛國熱誠和堅貞的民族氣節，徹底地走上了杜詩之路。其《集杜詩自序》云：「昔人評杜詩爲詩史，蓋以其詠歌之辭寓記載之實，而抑揚褒貶之意燦然於其中，雖謂之史，可也。予所集杜詩，自余顛沛以來，世變人事，概見於此矣，是非有意於爲詩者也。後之良史，尚庶幾有考焉。」其詩，自然是典型的詩史。他如謝枋得、謝翱、林景熙、鄭思肖乃至汪元量、真山民、許月卿、何夢桂等，處身於國亡家破之境，其詩作皆繼承了杜甫「詩史」精神，成爲南宋詩壇上最奪目的亮點。汪元量《草地寒甚，氈帳中讀杜詩》云：「少年讀杜詩，頗厭其枯槁。斯時熟讀之，始知句句好。……汪元量之友李珣《書汪水雲詩後》云：「水雲之詩，亦宋亡之詩史也。」寫宋亡之「史」，寫遺民對於國亡家破的傷心事，黍離麥秀，抱痛至深，皆詩史也。岳祥有詩句云：「平生欲學杜，漂泊始成真。」（《九月朔晨起憶故園晚易》）「故園」被兵，「晚易」（岳祥書齋名）圖書成灰，三世之積，一旦化爲烏有，晚年漂泊，如此現實入詩，這是學杜成真的前提。這樣的現實生活，直把岳祥推向了杜甫詩史之路。岳祥與劉莊孫等遺民詩人作詩，本也有以詩存史、記事記人之心，具有「詩史」意識，岳祥《次韵正仲秋晚感興》序云：「每得正仲秋篇，必先鋪叙所見聞，不必左史倚相之讀墳典也。蓋古事已有傳之者，而新聞就泯，吾懼無述焉。倘因此而增長之，則咸淳、德祐故老所傳，猶可一二不沒也。」這是明確地提出以詩記人記事（記咸淳、德祐之人之事）。在岳祥現存詩歌中，此類詩可謂不乏其例。如寫咸淳丞相葉夢鼎者，有《桂臺》、《登小山谷》、《少師丞相國公西澗

先生挽歌二首》；寫寧海老詩人方岳者，有《哭菊田詩老》；寫寧海老詩人劉倓（字允叔，號閩風居士，嘉定元年特科，終黃陂主簿）者，有《過劉允叔故居》；《哭陳伯求》則可補《宋史·陳蒙傳》之所未備：「早總淮西餉，晚爲刑部郎。艱危身九隕，漂泊淚千行。天地孤忠在，山河遺恨長。寡妻隨季女，猶得在鄞鄉。」至於寫與其交遊唱和的遺民詩人的作品，在《閩風集》中可謂比比皆是，所涉及之人有八十餘位（詳見本譜之附錄二）。岳祥不僅自己作詩學杜，而且還教友人學杜，而不要糾結於所謂「派」、「家」，他把杜詩精神看得遠高於「派」、「家」之上。其詩《題潘少白詩》即有「燕騎紛紛塵暗天，少陵詩史在眼前。……君能於此更著力，唐體派家俱可捐」句。岳祥要求寫詩要取材於現實生活，抒寫自己對眼下現實的真實感受，而不是追摹前人的什麼「派」，什麼「家」，祇有如此，詩才能有所成就。元代楊維禎《梧溪集序》（王逢《梧溪集》卷首）曾這樣解讀杜詩的「詩史」問題：「世稱老杜爲詩史，以其所著備見時事。予謂老杜非直記史事也，有《春秋》之法焉。其旨直而婉，其詞隱而見。如東靈湫、陳陶、花門、杜鵑、東狩、石壕、花卿、前後出塞等作是也。故知杜詩者，《春秋》之詩也，豈徒史也哉？雖然，老杜豈有志於《春秋》者？《詩》亡然後《春秋》作，聖人值其時有不容已者，杜亦然。」舒岳祥之學杜甫「詩史」精神，亦是值其時有不容已者。而舒岳祥在杜詩精神的旗幟下，以其豐富的創作實踐，扭轉了宋季詩壇衰頹局面，也爲元初詩壇開闢了健康發展的新天地，從而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。